

放一架钢琴在海边

肖复兴

如今,孙岩这个名字,很少人知道了。30多年前,他很出名。他是位盲人钢琴家,是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唯一一位钢琴独奏的演员,成名要比郎朗和李云迪都要早。

20多年前的春天,我跟随中国残疾人艺术团,从土耳其到波兰。在华沙,我请求参观肖邦故居,艺术团的领导爽快答应,并派孙岩和我一起同游肖邦故居。孙岩是钢琴家,自然对肖邦和肖邦的钢琴曲了解比我更多。前往华沙郊外的肖邦故居的一路上,我们俩人交谈甚欢。晚上,我又和他同住一室,有了更深入交谈的机会。他是东北人,是中国残疾人艺术团中演员的元老。那天晚上,因为刚刚参观肖邦故居,心情有些激动,久久没有睡意,我们俩人聊了许多。

窗外夜色如墨,他忽然对我说,现在他感觉外面像是一片海,东北口音很浓。

我很奇怪,问他怎么有这样的感觉?

他告诉我他是盲人,从来没见过大海,只是想象到海,感觉到海。但是,他到过海边。第一次来到大海边,是2000年到美国夏威夷演出的时候,他住的屋子阳台外面就是海,但是,他看不见海。夜晚,四周万籁俱寂,坐在阳台上,他能听得见海浪的声音,那时,他的眼睛还能有一点点的光感,能够感受到蒙蒙的月光,甚至月光洒在海面上泛起粼粼的微光,那光像童话里一闪一闪的光亮。

说着,他笑了:其实,我什么也看不见,都只是我自己的想象。

我对他说:你想象得挺对,而且,挺美的,比真实的大海还要美!

他又笑了,说:你在安慰我!

我说:不是安慰。安徒生说过,只有在想象中,爱情才能环绕着灿烂的诗的光芒。安徒生说的是爱情,你说的是大海,是艺术。你是钢琴家,才会有这样的想象!

他不说话了,垂下头,不知是有些感动,还是在沉思,或陷入想象。

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安徒生说得对,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和所有的人,对于我们盲人来说,都看不见,都得靠我们的想象才存在。你比如说大海吧……

他接着向我说了他所想象的大海的样子。他说,大海安静的时候,像莫扎特;大海有些微微的浪的时候,像肖邦;大海发怒的时候,像贝多芬;大海张潮涌起的时候,像李斯特。

他说得真的非常有意思,新颖,又贴切,是只有钢琴家才会拥有的想象中大海的样子。如果让我说大海安静或涨涌时的样子,我可能会说一平如镜或浊浪排空,这一类的陈词滥

调。他却说像莫扎特、肖邦、贝多芬和李斯特,让四位伟大的音乐家蹈海而来。他让大海活在他的想象中,他让自己活在音乐里。

我知道,他最喜欢李斯特,从土耳其到波兰,一路在很多地方,他演奏的都是李斯特的第六号《匈牙利狂想曲》。在李斯特的这首钢琴曲中,有他想象和向往的大海。

不过,今天参观了肖邦故居,他也许会喜欢肖邦的。肖邦的那些钢琴曲,和李斯特呈现的是两种风格,更显得温柔缠绵,而充满幻想与憧憬,或许更适合他。他对我说过,不仅这一路,以前好长一段时间,他一直都在弹李斯特的这首第六号《匈牙利狂想曲》。他渴望换换风格不同的钢琴曲。

那天晚上,水花翻涌一般,聊过这些之后,他对我非常感慨地说了这样一句话,过去了那么多年,我总也忘不了。他说:如果能有一架钢琴,放在海滩上多好啊!

我知道,那不再只是想象,而是他的一个



本幅绘画 董昌秋

你看,人浪涌过来了

肖婉莹

我至今记得,第一次去看足球比赛时的激动与狂热。

鞍山的夏季,后劲极其绵长。即使过了立秋,依然闷热。1999年的那一年也不例外。那天,老家在阜新的同学小孟来鞍山看我。我们在站前小饭馆里啃干净最后一块鸡架后,决定到我的办公室打发候车时间。

办公室的屋顶就是当时鞍山体育场的看台。于是,我们坐在办公室里,聊体育场良好的隔音效果,聊上学时她跟着校队到各高校看球的事。可惜,笑过之后,还是化解不了她的郁闷,时间又过得那么慢。

还好,我终于想起她是个球迷,提议去看场足球赛。

说来也巧,那天还真有场足球赛。我们进去时已经开踢了,票价还打了折。那是我第一次正规地看一场足球比赛,也是我到现在为止唯一看过的一场足球赛。一直以来,我都只是在学校

的操场看几眼,甚至都算不上是球迷,但这不影响我对球场上那种热烈情绪的理解。没出意外,小孟在看台上笑得很响,汗已湿透肩膀。

接下来的场面,概括一下就是激烈的厮杀、防守、卡位、抢断……恕我无法用专业术语来描述。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台上台下的人都很兴奋很癫狂。是我在毕业答辩之后难得一见的场景。那年代网络不发达,没有多少人喜欢宅在家里面壁,出来看球的人特别多。从着装与口音就能分辨出,从外地赶来的球迷占相当大的一部分比例。

“进球了!”刹那间,全场沸腾!欢呼声、尖叫声响彻整个赛场,大家纷纷起身鼓掌、欢呼。绿茵场上进球的队员相拥庆祝、奔跑、击掌。我旁边的小孟完全被带人这热烈的氛围中,她彻底兴奋起来,脸上的阴霾早已没了踪影。

我以为这样已经很好了,但事实上还远远不够。

童年观球记

刘 齐

垫场。能给全国甲级联赛垫场,垫一回光荣一辈子!

观众席上,人们的头随着足球转起来,其中大多是小孩的头,小脑袋,每个小脑袋里还藏着奇思妙想,配上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一起随着足球转动。想想看,那该是多么奇妙的场面,多么愉快的氛围。而且,那是星期三的下午,通常这是上自习课的时间。看足球,就是我们最好的自习课。

“足球像毽子一样被踢得几乎不落地。”这算是本篇日记里最“出彩”的话了。虽然在今天看来,把足球比喻为毽子,强调了空中,却忽略了地面,与现代足球不甚相符,但它仍不失为一个绝妙的比喻,它令人想起孩子的无拘无束,天真烂漫,想起遥远的民之初,想起蹴鞠。这场比赛之后,《辽宁日报》还刊登了该报美编兼画家的一幅速写,寥寥几笔,重现了当时一个球员的射门姿态。那年沈阳赛区还有一些比赛,他也画了炭笔速写。这位可敬的画家,虽然名字

沧隅闲题

(组诗)

刘 党

龙回头

我在龙回头,回头
菊花岛,浪花开成槐花
槐花,开成五月的海
惊涛涌起蜂鸣
蜂鸣卷起惊涛拍岸

我在龙回头,回头
海鸥回头,帆影回头
首山也在回头
回头
众里寻他

被海鸥唤醒

也心潮澎湃,第一次
被海鸥唤醒

旭阳与帆影一同涌入美瞳
星座也换作鱼群与海星
另一个宇宙的事情
无关风雨

掏一捧浪花的碳酸果饮
海风直抵心扉
此刻,我多想仰躺在沙滩上
等待潮汐认领

折叠海平线

浪花抖开星羽
跃过山丘
海平线折起,便是诗行
山风舒展斜阳的翅膀
抵近潮汐
地平线铺展,即成诗章

如果非要写长,就写雨落千行
押唐宋的月光

海边的孩子

和浪花一起长大
海边的孩子,跑过沙滩
脚印生长五彩贝壳,踏浪
脚窝盛满星星

大片的珊瑚礁,绽放夏花
鸥影——蝶影

倚礁静看,斜阳铺水
一道淌金的长河,帆逐云天

唯愿庄周梦一蝶

侯 铁

两千年啊 芙蓉树下
庄周的梦里飞出两只蝴蝶
一只是他的灵魂
另一只还是他的灵魂
粉色的精灵在他的周身
翩翩起舞 不舍不弃

有时一只蝴蝶飞远了
另一只就紧紧跟随
它们缠缠绕绕 心在执着
有一天,两只蝴蝶
相拥到一起徜徉
天地为之广阔 鲜花灿烂
一只说 你是我的梦
另一只说 你是我的魂

在平淡如水的日子
一声问候足以慰藉平生
一次共振足以融化世界
无所奢求 平淡是真
彼此就这样成了
相生相伴的影子

多年后的一天
两只蝴蝶还在芙蓉树下翻飞
岁月苍老了年轻的容颜
理性淡化了曾经的过往
却无悔时光匆匆
无悔物欲横流
只要有曾经 只要有你我
蝴蝶梦就会真实而丰满

一只蝴蝶飞走了
另一只蝴蝶也跟着飞走了
看了两只蝴蝶
眼里分明噙着泪水
这时,一只蝴蝶
在另一只耳畔说
不要痴痴地思念
会辜负深深的情感

祖父和庄河大鼓书

张淑清

张姓家族在南河屯不是小门户,从我祖父的祖父那一代起,族里出了几个和文艺沾边的人,其中就包括我的祖父。祖父读过几天书,识得几个字,会说大鼓书。我八岁起,只要祖父走街串巷说大鼓书,我必紧紧跟随。

那阵子,乡野村屯不富裕,一清二白的穷。说大鼓书哪有正儿八经的舞台? 到一个地方,只要有落脚处,一个屋檐,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上茶壶稳稳放着,还有一只掉瓷的白瓷缸子。皮鼓、鼓架、鼓槌、月牙板、惊堂木、桃花扇……对了,还有一块白手绢,这些便是祖父的全部家当。

我曾问过祖父大鼓书的由来。祖父从腰间摘下一杆烟枪,捏一抹烟叶塞进去,划着火柴点燃,吧嗒吧嗒抽了几口,慢慢拉开话匣子。

庄河大鼓书是东北大鼓的一个地方分支,用庄河土话演唱,韵味和别处的大鼓截然不同。东北大鼓早先叫奉天大鼓,后来,闯关东的移民把它带到庄河山乡。上世纪20年代,这门曲艺在庄河本地扎下根脉,融合庄河本土方言与民间小调,慢慢演变成独树一帜的庄河大鼓。

祖父常演唱的曲目,我记得清楚的有《杨家将》《花为媒》《薛仁贵征东》。不少书目,我耳熟能详,闭着眼也能背个滚瓜烂熟。

祖父先后在德兴垓、白店儿、五道沟、三义庙等地区说唱大鼓书。我喜欢跟随在他左右,除了听祖父说大鼓书,还可以吃到平时吃不到的糖果、槽子糕、瓜子。看着祖父手里的惊堂木啪一声,夜静惊鸟飞。月亮悬在一棵大柳树梢上,皎洁的月光像水银一般流淌在大地、房舍、庄稼、走来走去的狗身上。

有时我坐在人堆里打盹儿,迷迷糊糊似睡非睡,单单等到那一句: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我脑壳立马灵醒,赶紧起身,瞅着人们投币,塞枣儿、递鸡蛋、递糖果,感受人们火一样热烈的情绪。

我再大些,村里时不时上映露天电影,人们对新兴事物表现得更为积极热情,祖父的舞台因而越来越小。

祖父索性不再外出说书,隔三差五,心里发痒,就在街坊邻居的小圈子里说唱几段大鼓书。每到这时候,人们便聚集在屯里会计家,或是生产队院子里,买一把瓜子、水果糖,搬一只小板凳坐下,一边听大鼓书,一边吃东西。至于内容讲的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心情。一群人叽叽喳喳交头接耳,风吹来,夹杂着人体的汗味、劣质烟草的气味,暗影里还有青年男女悄悄谈恋爱。

受祖父的影响,我爱上读书、写字,没事儿拿铅笔在一个破本本上写小说、编故事。后来经济复苏,人们口袋鼓了,再遇婚丧嫁娶,便请民间歌舞队来演三天两夜,大鼓书被慢慢冷落了。

2007年,庄河大鼓被列入辽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会整本说唱长篇书目的老艺人已没剩几个,也没有多少年轻人愿意传承这门大鼓说唱技艺。

我没能继承祖父的衣钵,而是成了一个写作者。今年清明,我带着自己的作品,坐在祖父的房子前,一字一句读给他听。就像多年前,祖父站在门口的梨树下,手中的桃花扇一抖,那些精彩纷呈的故事,便一个接一个地蹦出来。